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凡
祭祀面禳釁共其鷄牲 嘑呼同器古弔反

舂人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
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犒人

犒人掌共內外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
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卷之二十一終

禮經類編卷之二十二　　南豐李經綸著

制度之經

議見十八卷

周禮夏官司馬第九十九 大學治國平天下之禮

凡五十有八官〇制經六

編經議曰夏官者官之象夏者也五行有威之可
畏者莫如火六官有威之可畏者莫如兵是以司
馬象夏爲馬者兵之用不曰司兵而曰司馬者兵
之本在司徒而夏卿之職掌惟馬為重也取要職
以名官壹如宗伯之例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
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
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
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
徒三百有二十人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
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
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
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編經議曰考先王之法必稽之六經而弗窒稽之六
經而窒焉其為說也猶惧周官軍制其或有悞言之
者乎謹按天子萬乘為軍百萬人今所用之軍止於
七萬五千人何也守者不可以或寡而戰者無所用
其多也說者謂六軍之制或用乎六鄉或用乎六遂
然則祈父之詩所謂爪牙之士者鄉遂之民也乃然
其不當見役何也說者謂卒旅軍師之長皆鄉遂之
吏然則師行之際舉六鄉而皆無治民之吏可乎說
者又謂諸侯有罪天子命方伯連帥帥諸侯之師討

之王室有故諸侯救之王者之民不與征伐然則六軍之制將何所用而采薇出車江漢常武之師固王者之民也威奸之柄豈專倚諸侯乎故曰其或悞言之者矣緣不知大司馬之職文稱制軍必於有故之時簡民之最有力者而特制之非鄉遂之定民也其軍師卒旅之帥必臨時選用夫有智勇之大夫士爲非鄉遂之定吏也六鄉六遂之民主于共貢衛王而不行其所徵行之民乃鄉遂之外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衆也其制乘之法丘出一乘其徵行之法甸出一乘于是乎大司馬以大均之法取之以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制之車以千乘爲限而爲步卒者七萬五千人是謂天子之六軍以之平邦國以之攘夷狄有所不足則徵助于諸侯事變緩細則命任于方伯是謂司馬之邦政唯田役追胥之卒伍乃鄉遂丘甸之定民田役則萬乘竭作追胥則方民竭作一以軍法治之乃司馬之常政也六軍之制實司馬之特政也均爲王民而或用或不用蓋司馬輕重之權衡也稽之六經而弗窒斯夏官軍政之謂矣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
史二人徒四人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大馭中大夫二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戎僕中大夫二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齊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
十人虎士八百人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稾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罪隷百有二十人
蠻隷百有二十人
閩隷百有二十人
夷隷百有二十人
貉隷百有二十人

大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誥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編經議曰兵者天下之大刑聖人之有兵所以大正天下也司馬於六官之事無不正故於六官之事無不聯說者疑司馬不當侵數官之職而謂九法非周公之典然則掌交所謂諭諸侯以九法之難九戎之威者其文何所自歟蓋九法之與九戎相為表裏者矣是故制畿封國司空佐王之典也其有負固不服者司馬必以封畿之法正之故與聞乎是也設儀辨位宗伯佐王之典也其有暴內陵外者司馬必以禮儀之法正之故與聞乎是也進賢者司徒佐王之典興功者冢宰佐王之典

也其有賊賢害民者司馬必以功賢之法正之且文武之才必知之有素故與聞乎是也建牧立監者亦冢宰佐王之典也其有馮弱犯寡者司馬必以監牧之法正之故與聞乎是也施貢分職亦司空佐王之典也其有犯令陵政者司馬必以職貢之法正之故與聞乎是也簡稽鄉民亦司徒佐王之典也然司馬六軍之選于是乎取故與聞乎是也均守平則亦司徒佐王之典也然司馬六軍之費于是乎出故與聞乎是也是故欲正其事必聞其法欲正其法必聯其職正職者為主聯職者為輔豈侵官之謂歟或疑將帥握閫外之權而兼官為偏重也緣不知周之司馬王師未舉之前實無兵之可握內之所握者不過賁旅右僕而已外之所握者不過關疆固險而已而六軍固農民也何儲叛之能為或疑司馬兼數官之職而煩勞不給也蓋征伐蒐田事甚疎闊其職視五鄉為獨簡而兼官聯職領略大要何匆冗之能病治與政相資武與文相濟司馬竊天官之近似也宜矣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

乱鳥獸行則減之馮音平壇音善行去声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將軍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音仲陳音陣鐲直各反鐃女交反貉音禍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茇蒲末反撰音筭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獻禽以祀祊

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

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郤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摝音鹿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鞏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馭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饋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先儒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故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為鳥獸魚鼈皆惡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祀祊享烝而行為明非好兵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外以彰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順如此不足為後世法乎愚按李氏之言善矣不惟是也非因田獵而習武但可以觀其坐作進退之變而無所實用其殺伐之功無功之可紀

則無以觀其見利而不敢犯命之節制司徒先時以誓
教恤習變之教也司馬四時之田實用節制之教也後
世軍政之修當深法先王之意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
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
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
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
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入声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
而誅賞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
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
祭奉詔馬牲勞相並去声

小司馬

小司馬之職闕○掌邦之九法九伐之貳以施邦政凡蒐
苗獮狩之事佐大司馬作事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
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
追胥以令貢賦
編經議曰本文一條蕩本繫之司徒吳本繫之大司馬

何本繫之司空謹詳之諸本皆悞夫比閭族黨與伍兩軍師同民而異名方其司徒以教法治之也則謂之比閭族黨之民及其司馬以政法用之也則謂之伍兩軍師之兵兵民各有義豈司徒之兼職哉乃若繫之司空者其誤益甚蓋司空掌邦土居四民頒職業誠其事矣伍兩軍師之法又可得而總乎吳本歸司馬亦謂之誤何也蓋小司馬之文而非大司馬之文也大卿董其綱簡稽鄉民是也小卿詳其目會萬民之卒伍是也文歸小司馬義乃不迷

古今之損益可知也而先王卒伍之外弗有善改者矣

先儒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士不特選皆吾民也有事則驅之于行陳事已則歸之于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數不闕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壘壁以聚之倉廩以生之群眠類坐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誠哉李氏之言然未究其弊之所起也先王所以得寓兵于農者井田行而民有常業也貧富均而食飽食飽則教行教行則可用凡起徒役家一人征行之兵四家一人一家用人三家給食以三家足食之戶給一人征行之食則力優力優則可繼是井田者兵之本也秦人廢井田猶發人以為兵已非先王之善道

徒以尚首功之法倡之故兵能用強其後謫人以為戍竟以亡國亂亡之政無足稱者自後有天下之君蜂起者始于招延終于世襲守成者益以謫戍或用召募先王卒伍之法竟不可復何也貧富分而法不行也富者逸晚而不能為兵貧者飢寒而不暇為兵束之則怨驅之則亂又何法之能善是故招延召募者非常法矣世襲之弊其初也強其後也弱蓋軍既世襲則強弱不可得而擇也所補伍者獨無兵之弱子乎借有強鎮則又驕不可制其害法為甚大且隱蔽逃亡清勾擾攘其害民為甚大謫戍之弊既不得其心又不得其力蓋其人既以有罪而見謫知罪而不怨者鮮矣且心險者未必力強有不勝戈甲者為殊方者風氣異類有剛柔不敵水土不習者為其害軍為甚大隋唐之府兵稱善蓋宇文泰籍民之有才力者為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是謂府兵唐制因之然終身不代則有不均之嘆逃亡雜補不免召募之弊以世繼役恒貽末弱之憂而況假權于边將見陵于士民其病民不益甚乎必有聖明輔以王佐先修兵之本始舉兵之政平天下之土而養之以有餘制天下之人而用之無不足因天下之方而置之適其宜兵用常

強而無世襲之弊久戍之苦民用常安而無勾丁送徒之患先王之盛始可得而言矣雖然兵者國命之關防也不可一日而不講周兵為上策府兵為下策餘無策為權時制命獨無中策乎貧富既分財力異取取力于貧民以為兵取財于富室以養兵是其所有也十家其貧民以甲之家必可用者三人為一戶凡官司雜差責有田畝資財者而貧丁不與然後三一其丁以選之十一其年以役之憲司以閱之制之衛所以統之教之也近京者衛京近邊者衛邊不越五百里在郡縣者守郡縣衛有六人移不越百里此選兵之法也由是移夫養世軍者而養役兵為兵隸于武將粮給于文臣郡縣有不足則令謫戍郡縣而原戶有貲財者出貲置產于郡縣以為屯田而乃免其軍邊陲有不足則令謫戍邊陲而原戶有貲產者出貲置業于邊郡以為屯田而乃除其籍一人為兵則九家共養其老弱此養兵之法也其世軍之無贖者番為常守之兵而不代老弱者官授以屯田之地而董之耕與役兵之歲代者相參而防其驕此汰兵之法也設科以選天下之智勇而為之帥軍官之子以選不以世中選者補不中者廢而以文臣善撫御者為制將此擇將之法也井田未復軍情不緩制以時

權是為中策噫無亦先王之道為長治久安者歟中策所以救燃眉而非所以論王道也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職

編經議曰盱江何氏云先王制禮導民吉凶賓嘉之禮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司馬周禮于庶官職掌纖悉備具而小司馬之職僅舉其畧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徒列其名得非軍法尚密而權謀術數非所以為教耶今武經七子有司馬法雜以穰苴之說然其書文古而意深亦載九伐之法中間亦有格言安知非古司馬之遺文而兵家者流附以用兵之權畧歟何氏之言得矣

謹按司馬法之文于命世仁義之中而不失思險萬全之道比諸家最為近禮者多愚所謂專官之典必此其書也惜乎為後人之所雜然珉玉之分終有可辨而先王遺典不可使之不尊慎擇其言之類古道者附諸小司馬職文之末以資儒兵之武德云餘見宗伯軍禮議

司馬法

王伯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六

當作八

諸侯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者
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
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塚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
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
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
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材木無
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弱奉帰勿傷雖遇壯者不校
勿敵敵若傷之醫藥帰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
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凡武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關以信專以利勸以
功勝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不加喪不因凶冬夏不興師逐
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成
列而鼓爭義不爭利又能舍服知終知始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軍容入國則
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国言文而語温在朝
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而易退
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
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吳王孫雄曰危事不齒謂救危之道但有筆者即言之不拘年齒先後取諸此也

上貴不伐之士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為上上賞犯命為
上上誅故勇力不相犯
賞不踰時罰不遷列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大敗不
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
教惟豫戰惟節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戰惟密者不宜疏闊
凡戰謀也鬬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
欲不能於敵反是
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
攻則屯而伺之
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
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
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
懼避其小懼
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于路則慮之
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
凡戰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拄詘頓肆崩緩是謂
戰患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
凡戰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五兵五当便右乎兵
得意則愷歌傴伯靈臺戍軍三年不典伯疑当作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右司馬法文凡十有八條皆軍政之大者也餘見

行司馬

軍司馬

軍司馬之職 闕

編經議曰周官于諸司馬之官不著職掌慮人之習詐也其軍容不入國之意欣然春秋以降戰之事甚矣帝王之兵不出于萬全儒生之議不克乎多筭或為奸雄所制由是而生民受病為益深常觀湯武之師其本也以仁義其用也以節制兵出于農皆休迭用而不匱勝生於整不愆于六步七步六伐七伐而止齊不測不克山苞川流而闔闢謂非以節制行仁義乎萬全之道先王所不偏廢也後世儒者言兵惟荀卿備其情狀而出于正謹錄其言而議其得失以補軍司馬之闕

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于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故兵要在于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国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粮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户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恒之以慶賞齧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鬬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疆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詐勢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國若夫招延募選隆詐勢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

謹按荀卿此言言制兵之道也戰不與為用兵之道非此無以立本其云技擊者若今時習用五兵之巧無行陣而鬬者也武卒者力不可敵者也銳卒者氣不可當者也節制者法不可乱者也仁義者道心之不可奪者也心以守法法以作氣氣以施力技以濟力此帝王萬全之師是故左之右之卜坐之起之而觀其習變技在其中矣鬬如哮虎力在其中矣如飛如輸氣在其中矣流

禽不犯命綿綿翼翼法在其中矣三千一心克廣德心道爲之本矣帝王得其全爲而兼有夫道法氣力技者也桓文得其法爲而兼有夫氣力技者也秦魏齊得其偏爲故有利有不利秦人以氣力取天下曷曰不利不遇節制之兵是以無不利也漢高竊仁義之近似而秦人遂不可支矣雖然卿之論桓文秦魏齊則是論湯武徒言仁義則未盡也節制者智之事也故仁義之兵未嘗不智氣者養之事也力者選之事技者教之事也仁義之兵未嘗不養不選不教徒有仁義之骫而無法氣力技之用其不以疎迂敗者幾希斯言也學孟子而未通者歟固者觀之斯禍矣曰軍司馬者以制軍爲職者爲制軍不由夫五事與夫師意而去弊非通儒之妙用也

輿司馬

輿司馬之職闕

編經議曰輿司馬者職之掌選大車戎車者也戎車者何巾車所掌王即戎之革路也六軍之戎車者何秦風所謂小戎淺收者是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爲行師之道卒百人則大車戎車各一乘二十五人守

大車以載資七十五人卒戎車以取敵而又有廣車以
横陳爲闕車以補闕爲苹車以屏蔽爲輕車以馳敵爲
皆輿司馬掌辨其輪輈之苦良與牛馬之美惡也牛以
任重不以戰有力而怯其情順爲馬以駕輕而以戰有
力而健養其氣爲是先王用物之道也居以爲營而無
待于築壁行以爲載而無勞于負任戰以爲衝而得以
行其節制是先王用車之意也若是者先王之正兵自
荀吳伐狄毁車爲行以取勝奇兵之說勝矣雖然車亦
有奇步亦有正以步對車則步爲奇車爲正天下皆正
兵則就正而生奇可也天下皆奇兵則泥正不可也是
故房琯以牛車千乘而敗于賊蓋不善用車者則車之
持車固不若步騎之輕便也且用牛以戰失先王之道
琯何知爲雖然巫臣教吳人以車戰而楚遂罷于奔命
未能車戰則吳之步固非楚之車敵也然則善用車者
雖正而亦奇蓋步之佻浪固不若車之節制也後世善
于用奇而不善于用正惟用奇之尤者就奇而立正晉
馬隆討涼州作偏箱獨輪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
則析鹿角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卒以取勝唐李
靖討突厥戰鋒隊則步騎相半駐隊則步騎兼車乘而
出卒以成功蓋用奇之尤者變正而爲奇也周公可作

井田可復則為之柰何天下一統車戰之廢久矣不善車者無益于戰勝不興車爲可以省民費以奇遇奇惟智之視者也又何泥正之爲惟行險千里則馬隆之偏箱木屋爲權制步騎不敵則李靖之駐隊兼車爲禦衝可以人後推不必馬前駕施技巧阨機括奸雄不可啓也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不待言傳也不然兵家有守法之常經者在毋踊乎殷浩房琯之哉

行司馬

行司馬之職闕

編經議曰行司馬者掌布行列之官也行列有法疏密得宜而後可以言勝大司馬冬狩職文曰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此列車卒之大法也岳飛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地此列步騎之大法也易野五車爲列險野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此太公車陳法也易野五騎爲列險野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此太公騎陳法也車爲部主以七十五人分爲三隊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此荀吳尚卒法也然部伍所立相去之步必有數而後五兵之技可施五陣之變可用故孫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言當知地數以酌兵數所用之多寡也地方若干步容卒若干人可以

敵則用不可則去可以勝則戰不可則守此行司馬之所當知者放而其陳步之數則太公云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聚道十車一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五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横相去一里各迈故處此車步之大數也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三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騎一吏縱横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此騎步之大法也李靖云地方一千二百步教士三萬其義六陳每陳五千人各占地四百步横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二十五人為一部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此卒步之大法也度地之廣狹而以制其節此又行司馬之所當知者放雖然此列陳待敵之正兵也司馬法曰陳行惟疏戰惟密出奇攻敵則步不宜遠遠則勢分連則勢盛知兵者何執一之有其司馬法有言行陳之事者録之以存行法焉

司馬法凡八條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右險壓沛歷圮兼舍環龜○舍謹

兵甲行慎行列戰謹進止○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乱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横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乱

都司馬　家司馬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家司馬亦如之

司門　司關

編經議曰二官之職吳本屬之冬官何本屬之夏官謹詳之何本不悞夫兵者所以禦侮也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非所以禦侮乎識出入傳出納設門關之本意也司征稅養牛牲職之聯也屬帰夏官職乃不乱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

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爲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爲則以告正音征

司關掌國貨之物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出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欽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欽音叩內音納

編經議曰門關有稅周公之制也曷孟子謂非王政欽孟子之所聞以爲善者文王之政而所見以爲不善者戰國之政也周公之中制則孟子未之聞爲文王何以不征商蘇天下之商而已矣當紂之時征斂無藝其貨之流轉于天下者暴君汙吏往往多取文王不忍重困之爲故入其境者有譏而無征文王之不征則文王之仁至戰國之君猶紂黨之君也關有征爲而門又有征爲市又有征爲廛復征爲征復重爲則商人之不利已極若陰寒者誇燠煖則孟子安得不以文王之政數諭諸侯乎其周公之制則諸侯去籍而王典未出也周公之有征其周公之義乎凡力作之民有三曰農曰工曰商勞重利輕者莫如農勞輕利重者莫如商農供十一以

奉上商利安得而獨專專利無供是使天下之人皆不便其為農矣故周公之征商者義也文王之不征商者權也其有不合思而得之者此類之謂欿然則曷異乎戰國周公之義未嘗不仁在境有關貨之頻也在城有門貨之候也在國有市貨之臧也在關有征貨之入境者也在市有廛不征其貨其貨之入境者已征于關則以節信聯之于市其貨之出境者已廛于市則以節信聯之于關而司門不復征之故曰聯門市司出入者之征廛其門之所征則惟不物者正其貨賄而已犯禁者舉其財物而已關市之有信者門固無征也取之有節則又周公之仁而異于戰國者欿故曰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雖然遺人有曰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何也蓋門之所征固以養孤老而關之所賦其供膳服有餘者亦歸之遺人以養孤老爲蓋先王以萬物為一身者如此嗚呼談王道者惡言利苟不以義而制非王道之無偏者也故夫鹽茶銅鐵之議紛紜不一緣不知大利所在非在上者制之不可以無爭大權所在非知道者處之不能以無弊于制物之義而不失愛民之仁于防奸之嚴而不失通利之寬是謂得周公之所以思兼三王者

掌節

編經議曰本職吳本隸之冬官何本隸之夏官謹詳之何氏不悞防奸制御之法豈冬官事乎屬帰夏官職乃不乱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幾機同

掌固 司險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財器凡守者受法爲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賛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鼓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爲若有山川則因之鼓音戚竟境通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

者達之

編經議曰王公設險以守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曰掌固曰司險皆所以為險也德以基之險以守之使奸雄無所乘隙乃圣人長治久安之術苟其偏廢焉誠非知道者是故王宮方九里環之以城溝其外為國宅環之以池郭負郭為場圃經之以渠樹凡此者有士庶以守之蓋天子之外衛也外之近郊為六鄉六鄉之溝樹猶邦中也又外之遠郊為六遂六遂之溝樹猶近郊也凡郊皆有關又外之為公邑家邑為小都大都其都邑則有城溝而疆境則有渠樹又畫之為國都之境其溝樹猶四郊也境溝為大關凡此者民皆有守焉蓋天子之遠衛矣不惟是也九州之阻其名山大澤不以頒司險掌之不以險假人恐諸侯之負固也畫野以制產而五溝五涂縱横樹之以為阻伏險于順防車騎之衝突也是先王所以守国之經者深為精密後王脩德以守防其何敗亡之有雖然司空制王畿則封樹之造都鄙則封溝之匠人之職凡為溝防必以一里之地一日先深之以為式則五溝之外為五涂而五溝之内其封土為防者放其曰為五溝五涂而樹林以為阻固者其亦樹林于防者放大防包小防而皆以茂林為藩阻故汝水之

防有條枚之伐後儒失攷故昧乎先王寓險之深意而秦人廢井田蓋無謀之甚者嗚呼其亦範圍天地者知此矣晉車四千乘不得長驅入齊者齊之封內實賴管仲能修先王之舊制也使後世有先王之險固則胡馬何為而敢驕是故守边無善法惟險固為可修井沿边之地而溝涂以為制鑿溝之土以築坊樹林于坊以為四十里為小關五十里為大關每半關之坊內以為壘橫縱其道狹其塗而皆選鋒強弩以守之游兵以衛之又何胡之足畏必有聰明聞言省悟神傳之妙有得于文字之間者乎

掌疆

掌疆闕

編經議曰掌疆者掌國都之疆境而役于掌固掌辨諸侯之封疆而聯乎司險者也凡封國造都邑封人封其四疆而後掌疆為之守政與其禁令焉

候人

候人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帰送之于境

環人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摶諜賊訟敵国

揚軍旅降圍邑

司爟

編經議曰本官之職元本屬之夏官吳何二本屬之春官謹詳之元本不悞夫出火入火者出入火禁也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昆虫未作可以火田故仲春之月火弊獻禽者以火田也驚蟄之後則蟄虫作矣故季春出火禁禁民之妄焚焉盖恐傷草木昆虫之生意且宣揚火令而洩其盛季秋之月則蟄虫咸俯草木黃落可以焚矣故入火禁不禁民之焚也惟有失者刑之若是者于司馬之典為相關其行火之政令亦夏官之義掌祭爟其所有事也是職歸夏官為宜正如司烜共明水火明是春官之屬亦兼有火禁之脩何妨為聯職乎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納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街枚氏

街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嚣呼嘆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嚣音叫呼去声

挈壺氏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鬲水而沸之而沃之畚音本縣音玄

方相氏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米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方傲通相去声難儺通方良音罔兩○方相者傲傲凶狂之狀也

大馭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祀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軷音跋軓音範

戎僕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車僕

編經議曰本官之職諸本皆屬春官夫車僕所掌五車之倅皆兵戎所用之副車非禮官事也且戎僕掌倅車之政矣而車僕得不為其屬乎屬歸夏

官職乃不亂

車僕掌戎車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廣共革車大射共三之 萃音倅廣古曠反

齊僕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

道僕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田僕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由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馭夫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司右

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軍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共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王氏曰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習之皆使知戰矣又屬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司右而使掌其政令則

軍旅之事有選鋒以待敵齊民得免死焉無事之時武夫皆制於官府無所用其私鬬矣

戎右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會同宛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使去声敦音對茢音列

齊右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三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道右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虎賁氏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旅賁氏

旅賁氏掌執戈肴夾王車而趨左入人右入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肴軍旅

則介而趨

司甲

司甲闕

司兵　司戈盾　司弓矢　繕人　槀人

編經議曰司弓矢槀人二職何本麗之冬官夫戈盾弓矢皆兵家之利器用也使司無職掌之官可乎其意謂弓矢槀人者百工之事合司空掌之夫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者也未聞其專掌百工也百工分麗于六官斯言得之矣二職屬歸夏官職乃不亂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受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行則歛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中音仲○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使去聲椹

音箴庾音庚軒音岸○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
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
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庳音備散上声○天
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
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句音鈎○凡祭祀共射牲之
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姑數并夾大喪
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
田役充籠服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射音石更平声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決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
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討
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
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
饗工乘其事試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于司弓矢
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稾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
闕之

編經議曰軍者國之命兵者軍之命知兵之將有不利
器而與師者乎不利器而興師以其軍與敵者也司馬
法曰右兵之道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
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
兩之是則司兵所掌之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而皆有

盾衛之焉是則五盾外者所以扞人之五兵用兵者尤不可不達其情是故臨敵布陳非盾無以遮列驅車衝敵非盾無以當鋒收軍止舍非盾無以設藩出奇取勝非盾無以全軍盾先兵從兵用盾退微乎微乎機固不可測也雖然觀尚文軍用之文四弩之用大矣而五兵不録者何五兵者軍之正用四弩者軍之奇用微乎微乎機固不可測也雖然觀尚父軍用之文有天棓天鉞天搥飛鉤有劍刃鐵械鐵把鐵叉有用大櫓者之刀有蒺藜飛橋飛江天船而夏官不著其用者何夏官之五兵五盾六弓四弩乃軍之常用尚文軍用之周又軍之變用微乎微乎機固不可測也雖然夏官戎車有五帷廣車輕車為陷陣而尚父軍用之車則有震駭車也武翼大櫓車也提翼小櫓車也大黃參連弩車也電擊車也霆擊車也行馬車也軸旋短衝車也虎落車也有轒轀臨衝雲梯飛樓也而夏官不著其用者何智勇者不待言奸雄者不可示微乎微乎機固不可測也雖然尚父之言曰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不及餘兵焉節制機關之所重者可知兵以輕勝大重則鈍其天棓天鉞天搥大櫓刃皆曰重八斤若是者非魏之武卒莫能使之輕則卒伍戎行之試選者可知雖然藥鎗

藥矢火砲礮石後世之利也古法未聞焉時亦不可失矣三軍用備主將何憂此帝王萬全之師也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君子得之而安民小人得之而禍國善戰者根於仁義斯免天下之大罪不虞而敗天下之咎歸焉

射人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執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揖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新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敢矢祭侯則為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大司馬治射正數上声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校人　馬質　趣馬　巫馬　牧師　庾人　圉師

圉人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上声齊音哉○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據本文筭數良馬一校得千二百九十六匹左右二校當得二千五百九十二匹而良馬每種凡五百餘駑馬三良馬之數者謂駑馬千二十四匹與良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相參為三也數雖不甚應亦古人法玄大意之義吳氏改入為六從而三之者非○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杜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朴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使去声馬質掌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價綱惡馬乚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價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趣馬掌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趣蒼走反說音稅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粥育通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駣音肇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蓋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翦闔庌音迓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編經議曰天下無不弊之法乎未聞先王之法或弊也當是時豈特賢才多衆而守法者之能治哉亦以其立法精深推行不匱耳是故馬之為用大矣有用以代貴者之勞而因以為衛者焉齊馬道馬是也有用以任遠者之重而因以立武者焉戎馬田馬是也先王之用馬弗有弊之堪聞何哉法不可得而窮也戎車萬乘戎馬四萬匹使皆官養之其誰不曰冗弊於是乎制丘以出

乘制乘以賦馬一丘之衆凡一石二十有八家一家之壯凡三人一家之業凡百畝益以萊田之厚餘夫之助則民之財力優矣乃以優財力足之家一百二十八而出戎馬四匹馬則養之有餘物牧之有餘人且生死強弱聽民之自處而公家之政不及惟官司以歲時簡閱之則防欺之擾除而備用之實得其挾人所掌惟王馬之三千六百一十六匹馬良馬匹一人駑良麗一人牧馬者合用三千人而皆五人食馬圉之力養優矣有巫馬以養馬之疾有受財以給醫之藥馬死則賈粥而入布而牧圉之人無與焉追微之荼毒免矣夫人安得不盡心夫馬安得不蕃盛乎其曰受馬於有司旬之內更者何也王之六馬惟種馬不用其曰戎馬者駕戎車以從正之革路而即戎者也曰齊馬者駕齊車以從王之玉路而祀金路而賓者也曰道馬者駕道車以從王之象路而朝而出入者也曰田馬者駕田車以從王之木路而田獵者也曰駑馬者駕巾車所掌之良車散車以給王之役使者也凡有所行則馬質令圉人以馬從是謂受馬於有司有司即馬質旬內更之防欺濫耳然則其數何也天子禮儀以十二為節從車以百有二十乘為數可知凡戎齊道田馬各五百二十匹車各百有二

十乘一車四馬則百二十乘之車用馬四百八十匹餘
馬存之以補闕其駑馬一千二千四匹則良車一百二
十乘散車一百二十乘用馬九百六十匹餘馬存之以
補闕是謂以理知數其乘御從車之法何也馭夫掌馭
貳車從車而其官六十人是即從車之御官司右掌群
右之政令而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馬是即
從車之右屬凡有所行則戎齊道田之僕石各擇其屬
是讀以理知法嗚呼先王法廢而戎馬不足矣制軍以
養馬而馬未嘗充或以茶易或以市求凡以馬軍之財
力不給也賦民以養軍而軍未嘗足食不能漏腹衣不
能蔽身子女不能不鬻凡以制御之政疎而追陪之弊
苦也設官以司馬而政不可善弊不可革者凡以馬數
之多而牧費之廣也必有明王神聖文武輔以王佐休
休有容再舉乾坤而經緯之則周官可復井天下之地
而公私之則富户稅其公貧户業其私分民而役之則
稅公田者供有司業私田者給軍旅百家為里出小制
輜車十乘以備行無事則貿遷有事則裝載出戎馬四
匹以給騎有簡閱而無料理朝廷用馬不過三千則太
僕司之法可密矣馬用以足而軍民無苦舍先王之政
其何力致斯雖然馬之不可一日而不講猶兵之不可

講也井田未易復馬政不容緩權時制命獨無中策乎
丘文莊補衍治平其馬政暫有可用免畿甸富户之雜
差而均之天下以雇募俾富民豈因而養馬而屬之處
司以簡閱免馬軍之籍而散之鄉里責之有司以治生
收馬軍之粮而益諸畿甸為雇役太僕寄校人之法而
王馬之孳毋苦軍是亦救時之一道乎若司公私兩利
萬世之長策則周官之典在

服不氏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
抗皮射則質張侯以莅居之而待獲

射鳥氏

射鳥氏掌射鳥除祀以弓矢敺鳥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
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弔矢取之

羅氏

羅氏掌羅鳥鳥皆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
行羽物

掌畜

掌畜掌養鳥而享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
膳獻之鳥

隸僕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五行洗乘石掌
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太寢正寢者王之小寢正也非宗廟之五寢天子七廟祧不與焉豈正寢而已或祭祀脩寢者天外寢故特脩之以致敬大寢者王之路寢也

司隸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
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國有祭
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
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亦

罪隸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国若
家牛助爲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正宮
在野外則守屬禁

閩隸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夷隸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禁屬者
如蠻隸之事

貉隸